

回  
忆  
蔡  
和  
森



B6251.2  
R822  
45

# 回忆蔡和森

人民出版社



A 702783

146

回 忆 蔡 和 森

本 社 编

人 民 大 兵 司 出 版 石 华 李 庄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 米 32 开 本 4.625 印 张 102,000 字  
1980 年 3 月 第 1 版 1980 年 3 月 北京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20,000

书 号 11001·408 定 价 0.48 元

秦和森同志是我  
党早期的卓越领  
导人之一，他对中國  
革命作出了重大的  
贡献，中国人民永  
遠記着他。

邓小平

向革命和牺牲的革命者  
致敬

陈云

这个题词是陈云同志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写的。

我党早期卓越的革  
命阶级革命家蔡和  
森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丁巳年仲夏

王光英

敬懷蔡和森同志  
建黨初期理論家奉  
公健筆万人誦多年  
海上環龍路已氣凜然  
佞邪

姜首 一九七九年三月廿一  
北京



蔡和森同志

---



蔡和森(一排左四)同志一九二〇年在法国蒙达尼男子公学  
与赴法勤工俭学生合影。



蔡和森(最后一排右二)、向警予(二排右一)同志等赴法  
勤工俭学生于一九二〇年在蒙达尼城公园合影。



一九二一年赴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合影。图中有蔡和森(三排右三)、  
李富春(三排左一)、李立三(一排右五)、李维汉(四排右五)等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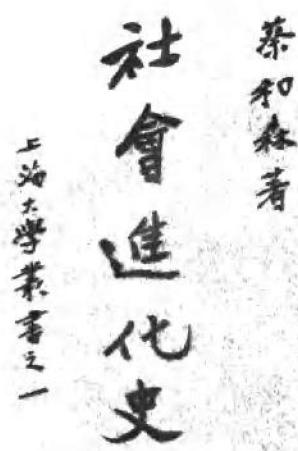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年蔡和森  
(右)与瞿秋白同志在苏  
联休养时合影。



蔡和森同志在湖南师范大学专修科文学部毕业时的证书。



这是蔡和森同志使用过的  
墨盒，后赠给亲属刘昂(铿作)  
同志。



一九二三年蔡和森同志在  
上海大学讲授《社会进化史》。  
图为上海大学出版的该书。

## 目 录

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蔡 畅 (1)
——纪念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蔡和森同志	
纪念蔡和森同志 .....	李立三 (8)
新民学会与蔡和森同志.....	李维汉 (14)
往事的回忆.....	茅 盾 (31)
纪念蔡和森同志	
缅怀先烈话当年 .....	许德珩 (33)
为蔡和森同志诞辰八十五周年而作	
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件事.....	成仿吾 (41)
月下常思君.....	萧 三 (44)
怀念蔡和森同志	
深切怀念蔡和森同志 .....	楚图南 (51)
回忆蔡和森同志 .....	罗章龙 (55)
象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王一知 (65)
怀念蔡和森同志	
浩气贯天地 风雨送征船 .....	刘 昂 (69)
缅怀蔡和森同志	
回忆我的良师益友——蔡和森同志.....	唐 锋 (93)
蔡和森同志在莫斯科批判陈独秀.....	吉 合 (112)
创办上海大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胡允恭 (115)
蔡和森同志革命斗争的一件大事	

- 回忆蔡和森烈士 ..... 杨开智 (120)  
和森同志二三事 ..... 侯昌国 (124)  
回忆和森同志 ..... 李一纯 (127)  
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 ..... 沈宜甲 (135)  
笔忆和森 ..... 王光霞 (142)
- 缅怀蔡和森烈士 ..... 刘昂 蔡博 (145)  
悼念和森先辈 ..... 李特 王景任 (146)

# 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纪念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蔡和森同志

蔡 畅

今年是蔡和森同志诞生八十五周年。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个日子，因为和森同志既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又是率领我们一家献身革命的骨肉兄长。现在在他英勇牺牲将近五十年以来第一次纪念他，怎能不令我思绪万千，心潮澎湃！

和森同志活动在我党领导革命的初期。从一九一九年底他去法国勤工俭学、寻求革命真理起，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六月英国帝国主义的香港当局把他逮捕，引渡给反动的国民党广东政府，致使他惨遭秘密杀害为止——在这暴风骤雨的十二年中，他以共产主义者的伟大理想、马列主义者的真知卓识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谱写了他光辉灿烂的短暂的一生。

在我党之中，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中，和森同志是最早通晓马列主义的一个，特别在掌握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给马克思学说所带来的新东西这一方面。宛如昨天一样，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九二〇年上半年他在法国蒙达尼攻读马列原著的情景：穿着薄旧的衣服，坐在简陋的中学宿舍，顶着严重的哮喘宿疾，他翻着字典，顽强地反复掂量着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分量。艰苦辛勤的脑力劳动，加上与大量中外人士，特别是与职工广泛深入的思想交流，给他带来了丰硕的收获。他写信给毛泽东

同志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这样，他很快就变成了他自己所说的“极端马克思派”。由于经过多年含辛茹苦，终于找到了洪秀全、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等人所没有找到的人类自我解放的真理。他心花怒放，热情迸发，焕发了冲天的干劲，激起了孩提般的狂喜。就在这时他与向警予同志结成了战斗的情侣。恰如警予同志所说的那样，他俩成了“一千九百二十年产生的新人，是可叫做二十世纪的小孩子”。从此，他们就把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变成了改造自己、献身革命的无穷动力。

在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毛主席的杰出才能还只初露头角，还未被革命实践充分证实，还未被全党上下明确认识。和森同志作为当时党中央领导者之一，同时又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挚友，在按照中国条件捍卫、应用和发展马列主义的艰苦曲折斗争中，始终表现了他与毛泽东同志无比纯洁深厚的战友情谊。他不愧是毛泽东同志早期革命活动中同甘共苦、同创巨业的志同道合的好同志、好战友！

还是一九二〇年才到法国之后不久，和森就与萧子升、李维汉、向警予、张昆弟、罗学瓒、陈绍休、萧子暲等等新民学会会友召开了蒙达尼会议，展开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大辩论，为在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创建党组织的工作揭开了第一页。紧接着他就写信给国内的毛泽东同志，深情地告诉他：“我预料三、五年中，中国必有一个克伦斯基政府出现，换言之，必定有个俄国的二月革命出现。主持的人必为一干摇身一变的旧军阀、政阀、财阀。而结果产生一个不牛不马的德奥式的革命政治。这样一回事，我预料有少数的青年也会参与其中。但我不愿你加入，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

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对此，毛泽东同志不但心心相印，明确表示：“……我于子升、和生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而且坦率指出：“学会有具体的计划，算从蒙达尔尼会议及二兄这几封信始（注：指蔡和森、萧子升各自的信）。……今得二兄各信，我的计划书可以不作了”。到了一九二一年初，毛泽东同志就与何叔衡同志等在长沙召开了新民学会的会议，对巴黎会友和蔡和森所提议的诸问题进行了三天的热烈讨论，从而直接展开了湖南创建党组织的思想准备工作。

同时，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位未来领袖人物的非凡素质。他从上述各信中一见到巴黎会友的“个性批评”（是警予同志做的），特别是对于和森同志（“坚强防僻”）和警予同志（“温良防躁急”）的“个性批评”，随即在复信中及时而又含蓄地提出了“同志联络问题”。他谆谆告诫：“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我觉得，和森同志在法国所进行的全部革命实践中，都深深感觉到了毛泽东同志这一卓见的深思熟虑。正是在认真贯彻扩大团结面的方针之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的革命运动才能由工学世界社单独推动的“二八”运动，发展到群众基础更为广泛的“拒款”运动和“争回里昂大学运动”；以新民学会会友为核心的工学世界社才能与以劳动学会为核心的勤工俭学学会在革命运动中采取联合行动；以后由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同志所创建的中共旅欧总支部才能具备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和雄厚的政治基础；和森同志本人也才能结识更多的志同道合、同甘共苦

的好战友，诸如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以及陈毅、赵世炎、王若飞、李立三等同志。

我还记得，一九二七年中共五大以后，有一段时间和森同志以政治局常委暂代中央秘书长工作。这时毛泽东同志也在武汉主持全国农民运动。和森同志经常到毛泽东同志家中短期逗留，与湖南来的干部和农民谈话，与毛泽东同志促膝谈心。和森同志关于唐生智回湘反动、提议中央及军部“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的信就是这样在毛泽东同志家中写的。八七会议时期，在革命危急关头，为了力挽狂澜，和森同志针对共产国际代表所提出的名单，一再建议毛泽东同志与另一些经过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同志进入政治局常委，作中央领导工作。事后，他大义凛然地声明：“和森和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不是什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毛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八七会议又主张他在中央”。可以说，和森同志是我党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最早的人之一，是我党主张毛泽东同志参予中央领导工作最早的人之一。应该说，这是和森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一大功勋。

我经常琢磨，为什么那个时候在革命的一切关键问题上，蔡和森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观点能够达到如此惊人的“巧合”？想来想去，道理只有一个：他们确实是志同道合、同甘共苦、相互切磋、“与立与权”的好同志、好战友。他们的“志”，就是改造中国和世界，就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他们只有这一个“志”，没有任何其他私心杂念。这个“志”是他们